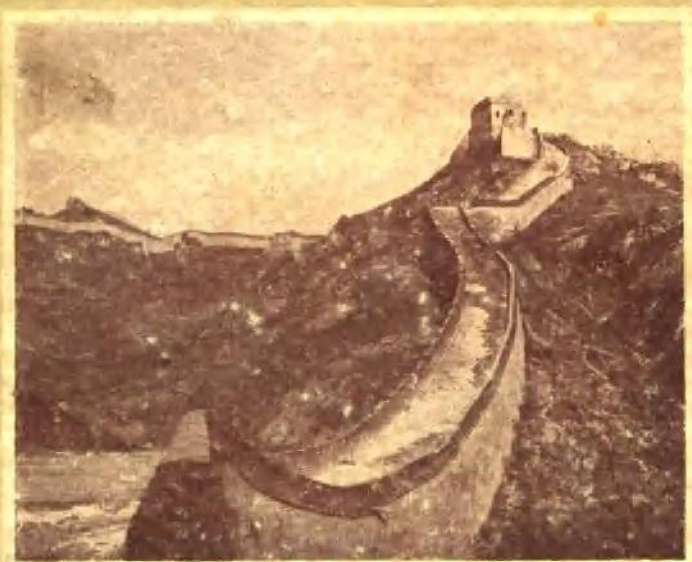


司徒盧威編

古代的东方



人民教育出版社

古代的东方

苏联·司徒卢威编

陈文林 賈 剛 蕭家琛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这一本古代东方历史的课外读物是根据一些科学的、通俗的小故事编写的，这些小故事说明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烏拉尔圖、花刺子模、印度、中國以及許多其它國家的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書中非常注意古代东方社会的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方式。對於文化史也給予了顯著的地位。

本書是供中學課外閱讀用的參考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КАД. В. В. СТРУВЕ
ДРЕВНИЙ ВОСТОК
КНИГА ДЛЯ ЧТ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 1953

本書根据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教育部教育出版社

1953年第二版譯出

*

古代的东方

[苏联] 司徒盧威 編

陈文林 賈 剛 蕭家琛 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景 山 东 街

新華書店發行 新華印刷廠印刷

書号：參9258 字數：210千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¹/₈ 插頁：4

1955年8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1—6,500冊

定價(5)一元二角五分



科学家是怎样知道古代东方 各國的歷史的

三、四千年以前整个北歐遍地还是难以通行的森林。既沒有城市，也沒有廣闊的耕地。居民很稀少，他們居住在大河流域和濱海的小村落裏。

可是這時在南方和东方——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与幼發拉底河沿岸的肥沃土地上，在埃及的尼罗河河谷，在北印度，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已經蓬勃地發展了高度的、丰富的文化。這裏曾經有过熱鬧的、人口稠密的京城——勝蹟林立的埃及的底比斯、富足的巴比倫、‘獅穴’尼尼微。

在這裏，巧匠修築起華麗的宮殿、寺庙和陵墓，而經驗丰富的藝術家用壁画、浮雕和雕像來裝飾它們。在这些古城的廢墟裏，优美的藝術古物和許多各种各样的銘刻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它們是远古的見證人。

在古代东方各國，人們第一次分成階級，出現了奴隸和奴隸主。在這裏第一次發生了窮人反对統治者和富人的起义，在這裏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建築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龐大國家——‘东方的專制國家’。

在這裏，世界上的第一批學者們不僅研究算術，並且還研究代數和幾何。天文學家觀察天上星球的運動。建築家修建金字塔和寺廟。在這裏第一次發明了紙、火藥和指南針。

強大的埃及王國位於尼羅河河谷。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的是智者的國度巴比倫和好戰的亞述。更後，在公元前八世紀到七世紀末，亞述成了當時的世界大國，並將許多別的國家併入了自己的版圖。

位於地中海東岸的是航海者的國家——腓尼基。居住在裏海和波斯灣之間叢山中的是米堤人和埃蘭人的部落。

在由三個湖泊——梵湖、息梵湖和烏米亞湖——組成的地區分佈着烏拉爾圖人的村落，烏拉爾圖人是在公元前九世紀末唯一能擊敗強大的亞述人的民族。他們是現代居住在蘇聯外高加索的某些民族的祖先。

在小亞細亞的中央，在哈里斯河旁與塔弗爾山坡上住着好戰的赫梯部落。公元前十五世紀末，他們佔領了整個小亞細亞，甚至還想從埃及手裏奪回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統治權。

富庶和奢華的大城、尼羅河河谷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肥沃土地引來了遊牧部落。他們的頻繁的侵襲摧毀了許多國家和城市。例如，在公元前十八世紀末，海克索斯人的部落征服了埃及、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在一百五十年以後他們才被逐出埃及。差不多在同一个時期，巴比倫也被喀西特人佔領了。

有時候這裏也出現這樣的大國，它們輕易地征服了鄰邦，增強了自己的威力，可是接着又同樣迅速地覆滅了。‘世界大國’亞述在總共只有五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佔領了上述所有的國家，可是到了七世紀末它便在米堤人和巴比倫人的聯合打擊下崩潰了。

在砂地與繁榮的河谷交錯着的伊朗高原的南部，居住着現代

伊朗人的祖先——帕苏人的部落。这些部落形成了波斯帝國。六世紀中期，波斯統治了大部分近東國家。波斯阿赫明尼德王朝的帝國延續了二百年，直至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的掠奪遠征為止。

和阿赫明尼德王朝的帝國存在的同時，在古代花刺子模境內產生、發展了當地各民族的光輝和獨特的文化。这些民族便是苏联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居民的祖先。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間，北印度的土著居民被遊牧的雅利安人的部落征服了，这些雅利安人从前大概居住在伊朗高原的東部。在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在恒河与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摩揭陀國。它的西部後來被波斯阿赫明尼德王朝的皇帝所佔領，接着又一度為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佔據。

古代中國的發展是更为獨特的，它与近東的各种政治事件沒有直接的联系。根据傳說，約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時，在黃河沿岸形成了一個大城——商，它在公元前十二世紀時被遊牧民族所侵佔，並被他們易名為殷。由於这个城的緣故，中國歷史遠古時代的一個時期便叫做商或殷。商殷國家的居民已經知道書寫並且廣泛地利用銅和青銅。

只是在公元前二世紀，即漢朝的時候，中國才遠遠地向西擴張，一直達到中亞細亞。稍後便開始了中國絲綢和西方國家產品的正常交換。然而，中國和地中海沿岸各國的直接接觸在古代是沒有的。

居住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中國等地大河流域的古代東方的各民族最先擺脫了原始狀態，開始從事農業，達到高度的文化水平。在掌握自然力的同時，这些民族首先開始廣泛地运用奴隸勞動，並建立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人類的歷史是从这些民族的歷史開始的。

古代東方各民族的歷史在很長的時期內很少為人知道。有時也發現過在很久以前就埋沒了的古代文化的遺物，用東方各國最古居民的語言寫成的文獻，石條、泥版和紙草上的銘文，但是沒有人能讀出它們。不錯，希臘的和羅馬的史學家們曾寫過許多關於埃及和巴比倫、波斯和印度的書，他們的作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也一直流傳到了我們的時代，而許多學者又都懂得拉丁文和希臘文，因此人們對古代東方各國的歷史多少也知道一些了。不過希臘的旅行家們只是在這些最古老的國家都已瀕於沒落，它們的歷史中的許多事情已經被遺忘和埋沒了的時候才認識它們。只有在寺廟的和皇家的檔案庫裏才保藏有史冊和歷史文獻。可是，無論希臘人或羅馬人都不認識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居住在前亞細亞的各民族的楔形文字。

有些希臘的和羅馬的史學家們曾親自到過古代東方的國家。他們曾漫步於喧鬧的市場，聽見過關於古代皇帝功績的傳奇，親眼見到過昔日的神話般的宮殿和壯麗的寺廟。

希臘的史學家希羅多德就是根據自己的見聞來寫他的歷史的。他在公元前五世紀時周遊了埃及全境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許多城市。許多別的古代的史學家們也曾這樣做過。在還沒有人能讀出這些國家的古代文字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著作便成為歐洲人獲得古代東方歷史的唯一源泉。這些知識當然是很不完全和很不精確的。許多史實遭到了歪曲，事件的次序往往也是零亂的。

只是在十九世紀，在一百到一百三十年以前，許多學者在共同的努力下學會了閱讀古代東方文字，從那時起歷史家們才有廣泛的可能根據原始文獻認真地來研究古代東方各國的歷史。最早被讀出來的是埃及的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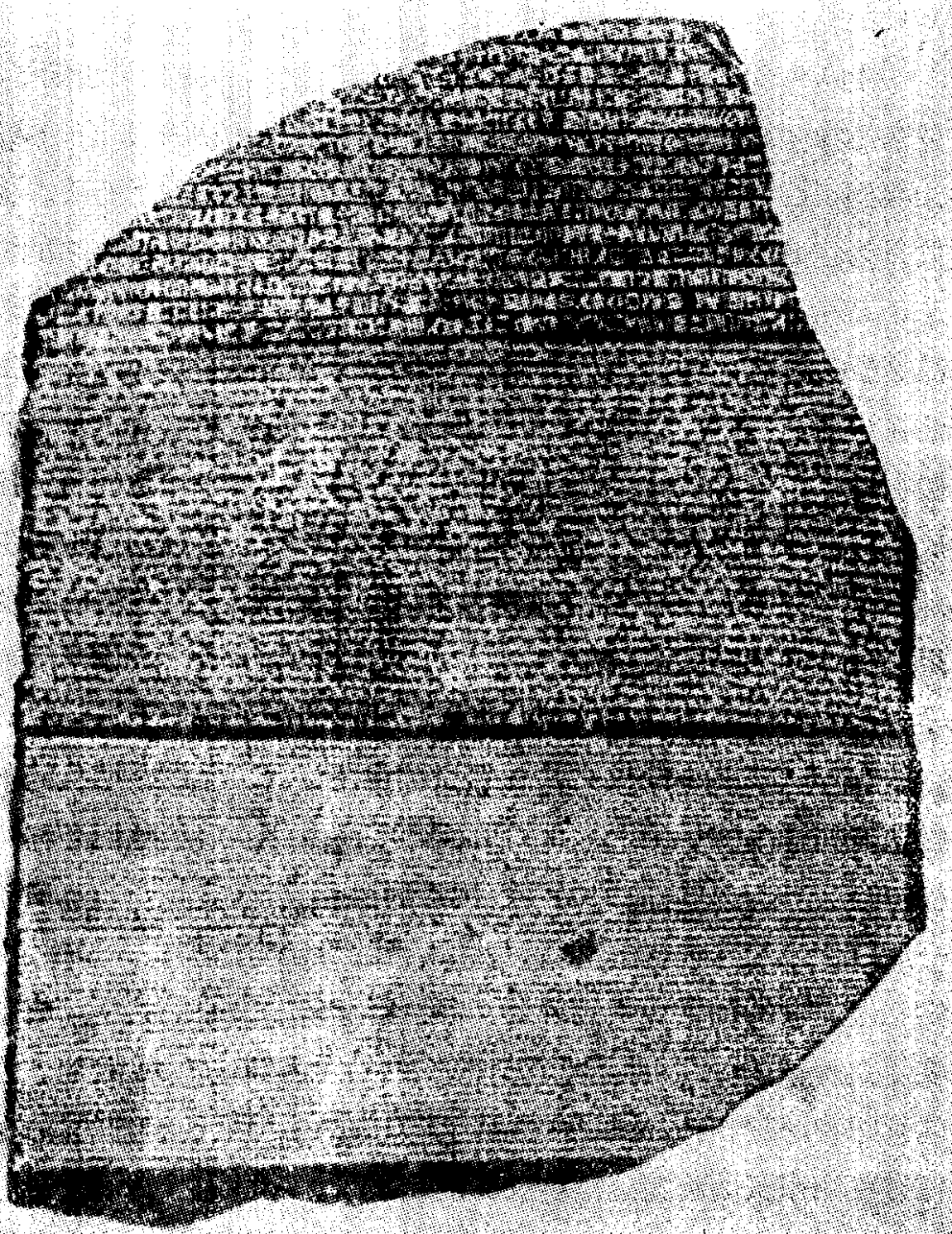
埃及的銘刻在古代已經聞名歐洲。羅馬的皇帝們曾經從埃及

运回許多紀念碑，把它們安放在廣場上點綴京城。很多人都欣賞這些謎語般的用動物、禽鳥、人和各種物品的形狀的美麗象形符号寫成的銘文，可是許多世紀以來沒有一個人能讀出它們。

十八世紀末拿破崙远征埃及時，對埃及文字的兴趣又復活了。羅塞達城附近一塊巨大石板的發現引起了更大的兴趣。有一次，士兵們正在挖戰壕。突然他們中的一个人的鐵鍬碰上了石頭。他們以為這是埋有寶物的石箱，於是很快地去掘它。當掘出來的原來不是所期望的寶物，而是一塊滿佈文字的巨大石板的時候，他們該多麼失望呀。士兵們已習慣於這類埃及古物的發現，因此不去注意這塊石板，可是象形文主文下面的一段異常的銘文卻把他們吸引住了。下面的一段銘文是由許多與熟知的字母相像的符号組成的。原來，銘文的這一部分是用希臘文寫的。後來把這塊石板運到學者們那裏，他們毫不費力地讀出了這篇銘文。這塊石板便以發現它的地點的名字命名，稱作‘羅塞達石’。關於古代埃及的科學——埃及學——正是以這塊石板為基礎而成長起來的。

‘羅塞達石’上的銘文是刻來紀念在公元前二〇三年即位的年輕法老托勒密五世的。他曾對僧侶們廣施恩典，賜給他們各種特權，並經常關心到寺廟的繁盛。感恩的僧侶們決定在寺廟裏樹立一座雕像來紀念他，並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為節日。最後，決定把僧侶們的決議原文用埃及文和希臘文雕刻出來。這個說明証實了這種猜測：用兩種語文寫成的銘文的內容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意味着，既然有了為歐洲學者們所熟知的希臘文的準確的譯文，便有可能來試圖研究這篇埃及文的銘文了。

但是該怎樣着手呢？要知道在不同的語文裏，詞的排列次序總是不同的。如果兩種語文中有一種是不知道的，又怎樣可以在兩種不同的原文中去找出一相對應的詞呢？即使我們找出了一些相



罗塞達石

同的詞，这也於事無補，因为同样的一些詞在不同的語文中發音通常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如果我們不認識法文字母，那末即使知道了法文裏 table 一詞的意义是‘стол’（桌子——譯者），我們依然不能把它讀出來。

这兒，有一种情况是有益处的。在一切語文裏總有一些特殊的詞，它們發起音來多多少少是相同的，这便是些專有名詞。既然在銘文中提到了法老托勒密的名字，那末就應該設法在象形文的原文中把它找出來。

看來，這一點是办得到的。學者們老早就注意到，埃及人用橢圓——环式字框——把某幾組象形符号圈了起來（參閱下圖——譯者）。这样，他們便在銘文裏認出了國王們的名字。本也不难猜出，在圓框裏的象形文字事实上正是法老托勒密的名字。確定了這一點以後，就可以設法弄清楚每个象形符号的意义了。

然而这也不像驟眼看來那麼簡單。許多學者都曾設法尋找過讀認这篇銘文的鑰匙，可是他們缺乏足够的素养；他們只能猜測，而不能走上科学地研究原文的途徑。

一八〇八年，十八歲的學者商博良開始了譯讀罗塞達石的銘文的工作。他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熟諳埃及文，还能流利地說寫阿拉伯語文。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成了語言學博士。正是这种深邃的科学素养和对古代語文的丰富知識帮助了这位青年學者解決了他的艱鉅的任务。

具备了这些知識的商博良在猜測罗塞達石之謎時，並未走他



圈了托勒密(Πτολεμει)和克里奧巴屈拉(Κλεοπατρα)名字的环式字框

的前輩們所走的道路。商博良首先試圖找出‘Πτοлемей’名字中的象形符号的意义。

他試圖把环式字框裏名字的第一个(左上方的)象形符号讀成 Π；左下方的象形符号讀成 T；接着的一个讀成 O；画成坐獅形的象形符号讀成 Л；獅子下面的符号讀成 M；後面的兩個符号讀成 ай，而最後的一个符号則讀成 C。这样便得出了‘Πтолмайс’。拿它和这个名字的希臘文拼音‘Πτοлемайос’來比較，埃及文中少了一个字母 e 和第二个 o。原來，埃及人不讀‘Πτοлемайос’，而讀‘Πтолмайс’。這一點並沒有使商博良感到困惑，因为他很明白，在像阿拉伯和古猶太這一類語文中，元音字母常常脫漏。因此，他有根据來假設：在埃及文中也許同样有某些元音字母脫漏的現象。

然而，这还僅僅是譯讀的開端。他才不过讀出了一个人名，对讀法是否正確抱有怀疑是完全合乎常情的。过了沒有多久，商博良很幸运地又找到了另外一件古物，他在这上面讀出了女王克里奥巴屈拉的名字。由於这个名字，商博良認識了幾個新的象形符号，並肯定了在兩個名字裏都出現的已經認識的象形符号——像 Л、O、Π 和 T 的讀法。

商博良逐漸地从讀出人名進到讀出一些个别的詞，甚至整个的句子。在理解讀过的材料上，他的埃及文知識对他很有帮助，因为埃及文中保存了許多与古埃及文共同的詞根。最後，商博良自信他真的已經找到了讀認埃及象形文字的鑰匙，並懂得了古埃及的語文。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巴黎科学院的會議上做了關於这件事的報告，歐洲各國的許多学者也出席了这次會議。这个日子便被認為是一門新兴科学——埃及学的誕生日。

譯讀另外一种叫做‘楔形文’的古代东方文字就要困难得多。楔形文这一名称是曾經到过波斯的十七世紀時的意大利旅行

家——商人彼特罗·德拉·伐列想出來的。他在波斯坡里(古代波斯的都城——譯者)宮殿廢墟的大石板上,看見一些深深地刻在上面的楔子組成的奇怪的花紋。

彼特罗·德拉·伐列在細緻地研究了這些奇異的花紋以後得出了結論:這是一種銘文,上面的每個符號也許代表着一個完整的詞,這些符號不應該像通常讀東方各民族的書籍那樣從右向左讀,而應從左向右讀。他的這個想法是由間或插放在許多符號之間的斜楔的方向引起的,他很正確地把它認作分隔詞與詞的楔子。他寫信到意大利,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朋友,在信裏他說出了自己的假設。

他的觀察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還有許多東西依然不明白。首先,所有這些銘文是用什麼語文寫成的,這些符號究竟代表什麼——是一些完整的詞(表意符號)呢,還是一些字母,或者是一些音節呢?這一切都有待解決,但是誰也不知道,解決這些問題該如何着手。

只是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期,丹麥旅行家尼布尔把一些大張的楔形文銘文的精確拓片帶回去公佈以後,楔形文字的研究工作才成為可能。尼布尔本人得出的結論是:銘文是用三種不同書法系統的三種語文寫成的。他計算了組成銘文每一部分的不同符號的數目。第一部分約有三十個符號,尼布尔認定這一部分是用拼音文字寫成的;第二部分約有一百個符號,看來,這一部分是用音節文字寫成的。最後,第三部分是用最難的文字,即一個個完整的單詞寫成的,它包含了好幾百個符號。當然,學者們開始研究的是銘文的第一部分,這是最容易的部分。

古典語文——希臘文和拉丁文教師格羅特芬德(德國的古典語言學家——譯者)在讀認楔形文上邁了第一步。一八〇〇年,他

開始研究楔形文，過了兩年，他以聰明的猜測和邏輯的推論找到了譯讀銘文的上面部分的鑰匙。

格羅特芬德首先肯定拼音文字的原文是用什麼語文寫的。他的推論的方法如下：銘文是在古代波斯皇帝的京城遺址的宮殿廢墟上找到的，銘文的原文既由拼音文字開始，顯然，這是波斯字母，因為波斯的皇帝只能用本民族的語文來寫銘文。

然後格羅特芬德注意到有一組詞在銘文的各部分中重複了許多次，他便假設：這大概是波斯皇帝的稱銜。格羅特芬德挑出了這樣的兩個句子：其中除掉兩個詞以外，所有其它的詞完全相同。然後他繼續往下推測。第一個句子由八個詞，第二個句子由九個詞組成。把一個詞和其它的詞區分開來毫不困難，因為在詞與詞之間放有分詞的斜形楔子。第二個詞在第一句中出現了三，而它在第二句中則出現四次。這可能是一個什麼詞呢？毫無疑問，這個詞是‘皇帝’，因為只有這個詞才可能在皇帝的稱銜中這樣經常地重複。中世紀的波斯皇帝的稱銜是知道的，它看起來大致是這樣：‘薩布爾，偉大的皇帝，皇中之皇，薩桑尼皇族的巴赫拉姆·古拉的兒子’。格羅特芬德深信‘皇帝’一詞在古代稱銜中也像在中世紀稱銜中那樣經常地重複，因此他認定稱銜是不會改變的。他試圖把這個詞序放進楔形文的句子裏去，這些詞正好互相吻合。

由此，他便指出，在一篇銘文裏意義為‘皇帝’的一組符號重複了四次，而在另一篇裏則重複三次。這是什麼意思呢？顯然，在較短的那個稱銜中‘偉大的皇帝’，‘皇中之皇’不是皇帝的兒子。格羅特芬德肯定出，此地所指的是公元前五二一年即波斯皇位的大流士——大臣希斯塔斯比的兒子。他雖然不是皇子，可卻是個皇帝。格羅特芬德就這樣開始辨認放在稱銜之前，顯然是表示皇帝名字的符號。他確定了 Δ 、 a 、 p 等字母，而在另一個稱銜中他便毫

不費力地讀出了大流士的兒子薛西斯皇帝的名字。

格罗特芬德就这样讀通了古波斯的銘文的一个部分。这就向前邁了一大步。学者的手裏已經有了若干楔形文符号的翻譯了。

格罗特芬德死後，譯讀这篇銘文的工作依然繼續着，它因为另外一大篇銘文的發現更向前進展了。这篇銘文是在离凱尔孟度赫城不远的路旁一个高高的貝希斯敦岩石上發現的。在巨大的浮雕上刻繪着大流士皇帝的像，有許多起來反抗波斯統治的國王被押解到他的面前。浮雕下面有四百行用三种楔形書体寫成的一大篇銘文。銘文离地很高，所以不可能从下面來辨認它。

罗林生(英國人，原是一个軍官，後來对楔形文字頗有研究——譯者)差不多把全部銘文拓下來了，並將它辨認出來。一八三六年他完全讀出了用古波斯文寫的銘文的第一部分。可以認為：从這時候開始，讀波斯楔形文一事終於大功告成了。在銘文中出現了许多皇帝的名字和地理上的專有名称。由此，以後的工作便容易起來，因为許多符号的字母意义已經知道了。

學者們証明出，銘文的第三部分，即下面的那一部分是用巴比倫文寫成的，因为它的楔形文字与在古代巴比倫城市的廢墟上所發現的文字相像。閱讀巴比倫文还由於下述情形而顯得容易，即學者們已經知道，巴比倫文与阿拉伯文和古猶太文是屬於同一語系的。所有这些語文有許多共同的詞根。由於这个緣故，閱讀巴比倫和亞述的文献便成为可能的了，因为这两种語文是相近的，同時二者的楔形書体也是很相似的。

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中，許多學者已經能閱讀巴比倫和亞述的楔形文字，不过大家还不能完全相信，譯讀工作解决得是否正確。为了檢查，當時曾做了下述試驗。在一八五七年發現了一篇还没有人知道的新銘刻。从上面拓下了四張精確的拓片，分送給

了四位學者；每人必須完全獨立地讀出並譯出這篇銘文。結果這四篇譯文相同地傳達了銘文的內容。這一事件被認為是研究楔形文字的一門新科學——亞述學的基礎。它之所以獲得這樣一種名稱是由於首先被讀通的多半是亞述文的銘文。

在譯讀出亞述和巴比倫的楔形文字以後，研究其它的用以寫成烏拉爾圖人和赫梯人的文件的楔形文書體便成為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在十九世紀末，學者們開始會讀烏拉爾圖銘文的楔形文字；在二十世紀初，赫梯文字也讀通了。一九二八年發現了古代腓尼基的楔形字版，兩年以後，人們也學會流暢地閱讀它們。

有些專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能讀中國的象形文字和印度的銘文上面的梵文。可以說，凡是用來書寫古代東方的銘刻的一切文字，現在差不多全都研究過了。

十九世紀的後半葉，俄羅斯的大學者——東方學家 M. B. 尼柯里斯基和 B. C. 戈列尼悉夫獲得了盛名。

M. B. 尼柯里斯基發現了古代蘇馬連象形文字，後來蘇馬連的和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就是從這些象形文字發展出來的。B. C. 戈列尼悉夫畢生致力於埃及文的研究和埃及古物的收集工作。在莫斯科的普希金美術博物院中收藏着大量頭等的埃及藝術和文字的古物。這些陳列品的主要部分是由 B. C. 戈列尼悉夫建立起來的。美術博物院的古代埃及的遺物有巨大的價值，並且是全世界的學者們都知道的。

列寧格勒國立埃米達施博物院中收藏的埃及古物也具有同樣的世界意義。在這些博物院中同樣還收集了其它東方各國的古物、楔形文字版、印章、亞述的浮雕像以及古代烏拉爾圖的各種古物。

B. A. 杜拉也夫院士是大名鼎鼎的俄羅斯的東方學學者。他有許多關於研究古代東方各種問題的著述。兩卷集的‘古代東

方史'是他的最大的著作,該書是在研究了埃及、巴比倫、亞述、腓尼基和古代猶太的原始的古物和文獻的基礎上寫成的。杜拉也夫開創了完備的俄羅斯的埃及學學者和古代東方史學者的學派。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裏,埃米達施博物院中的烏拉爾圖古物,由於在阿爾明尼亞古代烏拉爾圖城市和城堡的舊址上進行的有系統的發掘而特別豐富起來了。蘇聯學者Б. Б. 比奧特羅夫斯基發掘了一個很大的烏拉爾圖城——特什巴依尼。由於С. П. 托爾斯多夫多年的考古發掘,古代花刺子模的燦爛文化便在中亞細亞發現了。

在蘇維埃政權時代,研究古代東方的科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每年都有許多考古隊出發到外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去,它們大大地豐富着研究古代東方的科學。



埃 及

古代埃及人的祖先

這裏是一片蔓延數千里、茂密得不能通行的大森林。有些地方的叢林漸漸地疏落起來，就變成了草原。草原上長滿了深密沒人的野草，草叢中盛開着五彩繽紛的鮮花。再過去，又是一片森林和錦綉的草原。有的地方，草原給一帶波光閃閃的河流剪斷。雨來的時候——這裏在冬天，經常下着真正的熱帶傾盆大雨——狹谷中急流奔騰。大水使得湖泊滿溢，江河水位上漲，低窪的地方被淹沒了，積水停滯在那裏，形成了茫茫無際的沼澤。

森林裏、草原上、棲息着各種各樣的野獸。這可以立刻從野獸穿過森林和草原去飲水時踏成的無數小徑看出來。看，這些又大、又笨重的腳印。原來是大象剛剛路過這裏，飲水去了。而野豬、羚羊和水牛的足跡，也都歷歷可辨。

很難令人相信：這片草木繁茂，奇獸遍野的地方，竟位於現在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片望不着邊際的荒沙的地方。

當歐洲北部還被一層厚厚的冰河所掩蓋的時候，歐洲大陸的南部已是遍地長滿了蘚苔、針葉樹和灌木林，而整個北非却已草木